

〈南傳大藏對中國佛教的重要〉

(《華雨集第五冊》，p.87-91)

一、巴利三藏的史地與部派

《南傳大藏經》，是巴利語三藏的日文譯本。

1、史地

巴利語，是從恒河流域而向西南傳布的，優禪尼一帶佛法所使用的當地方言。¹阿育王時（西元前三世紀），開始傳入錫蘭（今名斯里蘭卡），展轉傳誦；²西元前一世紀末，

¹〔1〕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47-48：「巴利語為西印度語（依原始佛教，應稱為南方）。以優禪尼 Ujjayinī 為中心，阿槃提地方的語言。近代學者從阿育王碑刻——Girnar 碑的比較，得到了更有力的證明。巴利語傳入錫蘭的摩哞陀，正是育養長大於優禪尼的。這是佛教向邊地發展，引起阿槃提佛教的隆盛，成為分別說部的化區。銅鑠部由此分出；化地部、法藏部也由此分出。這一地區的佛教——分別說部，應用這一地區的語言，成為巴利語。這是以 Paisācī 語為基礎，而受到摩竭陀語的多少影響。

西藏傳說佛教四大部派的地區與語言：大眾部從 Mahārāṣṭra 地方發展起來，聖典用 Mahārāṣṭra (摩訶刺佉) 語。上座部以 Ujjayana 為中心，聖典用 Paisācī 語。正量部從 Sūrasena (即摩偷羅一帶) 而發展，聖典用當地的 Apabhramśa 語。說一切有部在罽賓、健陀羅而盛大起來，聖典用 saṃskṛta 語。

上座部（指上座分別說部）以優禪尼為中心，用 Paisācī 語，與近代研究的巴利語相合。傳誦聖典用語的不同，與教區有重要關係（並非決定性的）。其語言的新古，在佛教聖典的立場，應從部派的成立，及移化該區的時代來決定。巴利語來源的研究，近代學者的業績是不朽的！近乎結論階段的意見，巴利語是阿育王時代，優禪尼一帶的佛教用語。」

〔2〕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42-43：「阿育王登位以前，出鎮優禪尼 (Ujjayinī)，這是上座（分別說系）部向西南發展的重要地區。阿育王在這裏，娶了卑地寫 (Vedisa) 的提毘 (Devī)，生了摩哞陀與僧伽蜜多兄妹；提毘一直住在優禪尼。阿育王因妻兒是優禪尼人；因鎮守優禪尼，得到當地力量的支持而得到王位；與這裏的佛教——分別說部的關係，也許更密切些，這所以摩哞陀出家，而從目犍連子帝須為和尚吧！摩哞陀初受沙彌十戒，依律制，應從二師受戒，所以依目犍連子帝須為和尚，摩訶提婆為阿闍黎。年滿二十，應該受（比丘）具足戒，要有三師——和尚與二位阿闍黎。在阿育王的心目中，說一切有部似乎沒有大眾部與分別說部的親切，但同樣的尊重，請末闍提為阿闍黎。從摩哞陀受戒的三師，知道部派的存在；阿育王一體尊敬，表示三部的平等和合，並共同為佛法努力的厚望！所以阿育王時，大德們分化各方，可能分別說部多些，但大天與末闍提，決不是目犍連子帝須的統系。摩哞陀分化到楞伽島，成為赤銅鑠部 (Tāmraśāṭīya)，今稱南傳佛教。這一派傳說「五師相承」，以目犍連子帝須為正統，其他的部派為異說，那只是宗派意識作祟！釋尊的「無諍」精神，顯然是淡忘了！南傳阿育王時有「第三結集」，其他部派都沒有說過。傳說帝須當時論決正義，作《論事》；其實《論事》所破斥的部派，當時多數還沒有成立呢！」

²〔1〕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 2，大正 24，684c15- 685a4：「目犍連子帝須，集諸眾僧，語諸長老：『汝等各持佛法，至邊地中豎立。』諸比丘答言：『善哉！』即遣大德：『末闍提！汝至罽賓、健陀羅咤國中。摩訶提婆！至摩醯婆末陀羅國。勒棄多！至婆那婆私國。曇無德！至阿波蘭多迦國。摩訶曇無德！至摩訶勒咤國。摩訶勒棄多！至史那世界國（是漢地也）。末示摩！至雪山邊國。須那迦鬱多羅！至金地國。摩哞陀、鬱帝夜參婆樓拔陀！至師子國。各豎立佛法。』」

〔2〕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57-58：「大眾部 Mahāsāṃghika 在東方，以毘舍離 Vaiśālī，央伽 Aṅga

爲了聖教的保存，才全部記錄下來。³但流傳久了，有些已經轉譯爲錫蘭文。西元五世紀初，摩竭陀的覺音三藏，南來錫蘭，深究三藏與各家注疏。覺音不但爲經律論作釋，著佛法的綱要書——《清淨道論》，還將三藏聖典，全部以巴利語寫定。巴利語三藏，從此確定的流傳下來。在現存的佛教聖典中，巴利語三藏可說是最古老的了（現存的「混合梵語」聖典，大抵是西元七世紀寫下的）！

2、語系

釋尊本著人類平等的原則，對於佛說的教法，是「聽隨國俗言音所解，學習佛經」的，⁴所以印度佛教界所用的語言，傳說有四大類，巴利語就是其中的一種。⁵但在現在，巴利語是從印度傳下來的，代表初期的「佛法」，所以受到近代佛法學界的重視。

3、部派

巴利語三藏，是上座部的。

上座部有分別說與說一切有二系；分別說又分出化地、法藏、飲光、赤銅鑠——四部。巴利語三藏，屬於分別說中的赤銅鑠部；世親的《成業論》，就這樣的稱呼他。所以錫蘭佛教界，自稱上座部，也自稱分別說者，或赤銅鑠部。

4、小結

這雖然是部派的，但所傳經律，應用印度中古時期的方言，到底去佛世不遠，便於探求印度初期「佛法」的實態。把握佛法的特質，成爲佛弟子的信行，在佛法的研究中，可

一帶爲重鎮；上座部 Sthavira 在西方，以拘睺彌 Kauśāmbī，摩偷羅 Mathurā 爲中心，形成東西二派。大眾部向東傳布而入南方，是經烏荼 Udra，迦陵伽 Kalinga 而到達案達羅 Andhra，即今 Godāvārī 河與 Krishnā 河流域（主要的大乘思想，都由這一帶傳出）。西方上座部中，有自拘睺彌等南下，經優禰尼 Ujjayinī 而到達阿槃提 Avanti，成爲（上座）分別說部 Vibhajjavādin。阿育王 Aśoka 時，分別說部中，有分化到楞伽島 Lankādīpa 的，成爲赤銅鑠部 Tāmraśāṭīya。留在印度的，與南方大眾部系的化區相啣接，所以再分化出的化地部 Mahīśāsaka，法藏部 Dharmaguptaka，飲光部 Kāśyapīya，思想都接近大眾部。」

³ [1] 《佛法概論》，p.33：「阿恕迦王時代，經與律已勒成定典（後來各部派又各自改編）。西元前一世紀，開始有書寫的文字記錄。這是佛教的初期聖典。」

[2] 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67：「《銅鑠律》：從印度傳入錫蘭，現在爲緬甸、泰、柬、寮——南方五國佛教所傳承的廣律，以巴利語 Pāli 書寫；這是赤銅鑠部 Tāmraśāṭīya 的廣律（簡稱《銅鑠律》）。銅鑠部自稱上座部 Sthavira，又稱分別說部 Vibhajjavādin。在部派統系中，這是屬於上座部中的分別說部，從分別說部流出的赤銅鑠部。這部廣律，起初由口誦傳入錫蘭；到西元前一世紀，Vatṭagāmaṇi 王的時代，才以筆墨記錄出來。」

⁴ 《佛法概論》，p.37-38：「巴利律《小品》（五）說：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出家，本習善語（雅語）。白世尊曰：今此比丘眾，異名，異姓，異生，異族而來出家，各以俗語污損佛說。願聽我等以闍陀（合於韻律的雅言）達佛說。佛呵曰：不應以闍陀達佛說，聽隨國俗言音誦習佛說」。《五分律》（卷二六），《四分律》（卷五二），也有此記載。一律雅語化，顯然是釋尊所反對的。但隨國俗言音誦經，雅利安族的信眾，也不妨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。總之，釋尊時代的佛教界，使用的語言，並不一律。」

⁵ 《佛法概論》，p.38-39：「第一結集在王舍城，第二結集在毘舍離，地點都在東方，結集的成文聖典，有以爲是採用東方流行語的；阿恕迦王時代，傳到錫蘭的巴利語聖典，就是出於這一語系的。然而結集的用語，並沒有使佛教的用語統一，還是隨國俗方言誦習佛說的。阿恕迦王時，佛教的「破散大眾，凡有四種」（部執異論）。依調伏天等解說：當時佛弟子用四種語言誦戒，所以分爲四派：一切有部用雅語，大眾部用俗語，正量部即犢子系的盛行學派用雜語，上座部用鬼語。」

說是太重要了！

二、巴利三藏略說

巴利語三藏中，

1、律藏

「律藏」近於（同一系的）法藏部的《四分律》。

2、經藏

「經藏」分五部：前四部與四阿含相當；第五「小部」，其他部派是稱為「雜藏」的。⁶「小部」共十五種，有些成立要遲一些（語音也小有差別）。「小部」⁷中的「佛譬喻」（「譬喻」的一分⁸），說到了十方佛的來集；⁹「佛種姓」與「所行藏」，說菩薩的波羅蜜多行；「本生」共五百四十八則，從傳說的事跡中，顯出了菩薩的德行與風格。有的部派，依「雜藏」而別立「菩薩藏」，¹⁰可以想見其間的關係了。

3、論藏

「論藏」有七部：六部是阿毘達磨；第七「論事」傳說是阿育王時，目犍連子帝須所造（有些內容是後起的），評破其他部派的異義集。巴利語的「論藏」有七部，而說一切

⁶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p.230：「南傳的巴利藏，加《小部》而為五部，或名五阿含，但這只是一部派的傳說。如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系，及分別說部（Vibhajyavādin）系傳宏於印度的部派，都不使《小部》與四部阿含並立（為五部），而別稱之為雜藏；雜就是小的意思。這樣，四部阿含合名為經藏，《小部》是雜藏；雜藏與經藏、律藏、論藏並立，成為「四藏」。「四阿含」與「四藏」，是佛教聖典部類的一般分類。」

⁷〔1〕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36-37：「南傳的《小部》，共有十五種：《小誦》，《法句》，《自說》，《如是語》，《經集》，《天宮事》，《餓鬼事》，《長老偈》，《長老尼偈》，《本生》，《義釋》，《無礙解道》，《譬喻》，《佛種性》，《所行藏》。《法句》與《經集》，是比較古的；其他部分，有些集出是很遲的。」

〔2〕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100-102。

⁸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102：「Apadāna，譯為《譬喻》。《譬喻》分四部分：「佛譬喻」、「辟支佛譬喻」、「長老譬喻」、「長老尼譬喻」。「長老譬喻」，漢譯有相當的部類，那是西晉竺法護譯的《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》。《根有律藥事》，也有這一部分。」

⁹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156-157：「銅鑠部所傳《譬喻》中的〈佛譬喻〉，也有十方界多佛並出的思想，如（南傳二六·9—11）說：

「此世有十方界，方方無有邊際；任何方面佛土，不可得以數知」（64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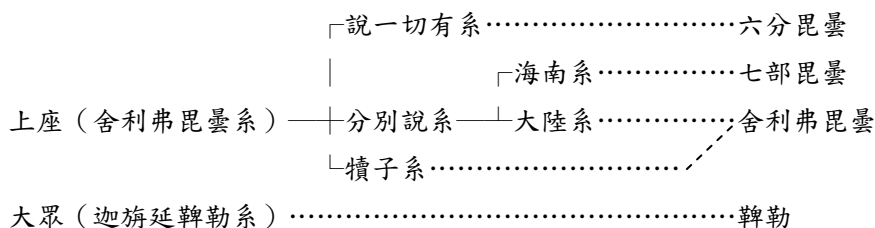
「多數佛與羅漢，遍集而來（此土）。我敬禮與歸命，彼佛及與羅漢。諸佛難可思議，佛法思議叵及。是淨信者之果，難思議中之最」（76—77）！

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的傳出，似乎釋尊過去生中，始終在這一世界修行；見到過去的多數佛，也始終在這一世界。於是「一切諸部論師皆說：一切諸佛皆從閻浮提出」。或說：「一切諸牟尼，成道必伽耶；亦同迦尸國，而轉正法輪」；所以有「四處（成佛處、轉法輪處、降伏外道處、從天下降處）常定」的傳說。不但同時沒有二佛，先佛後佛都出於閻浮提（Jambudvīpa）——印度。這是注意此土而忽略了其他的世界。」

¹⁰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183：「以釋尊之身教、言教為經，「經」、「律」之深見要行為緯，博采異聞，融攝世學，而別為更張組織之，迥非「雜藏」之舊，乃離「雜藏」而別立，成「菩薩藏」。其經過，可於《增一經、論》見之。經曰：「方等大乘義玄邃，及諸契經為雜藏」。是大乘猶為「雜藏」之一分。論釋則謂「佛在世時，阿闍世王問佛菩薩行事，如來為說法，佛在世時，已名大士藏。阿難所撰（集）者，即今四藏，合而言之為五藏」，則「菩薩藏」已離「雜藏」而別立矣。」

有部的「一身六足」，也是七部（赤銅鑠部傳五師相承，有部也有五師相承說），這應有古代共同的傳說吧！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128：



三、巴利語三藏華譯的意義

巴利語三藏的譯為華文，是非常有意義的：

1、擴大華文佛教的內容

一、擴大華文佛教的內容：華文佛教，是以中期「大乘佛法」為主，前有初期「佛法」的三藏，下通後期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教典。初期三藏，主要從北道經西域而傳入。從南方海道來的，在宋、齊、梁間（西元 424——518 年），有師子國比丘尼來，依律授比丘尼戒（二部得戒）；¹¹廣州方面，譯出《五百本生經》，《他毘利〔上座〕律》（兩部都佚失了）；¹²建康譯出《善見毘婆沙律》，¹³《解脫道論》¹⁴（覺音的《清淨道論》，是依此而修正充實的）。這些，都從巴利語佛教中來，但沒有能受到當時佛教界的重視。現在全部翻譯過來，是以彌補這方面的偏缺。

2、從比較研究而正確理解「佛法」

二、從比較研究而正確理解「佛法」：我國過去所譯的初期「佛法」三藏，屬於眾多部派，部帙繁多，但沒有巴利語的三藏。如譯出而作公正的比較研究，那一定有更好的理解。

如「律藏」，過去譯有大眾部的《摩阿僧祇律》、化地部的《五分律》、法藏部的《四分律》、說一切有部的《十誦律》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律》¹⁵——五部廣律；還有飲光部的《解脫戒經》，正量部的律論¹⁶等。

¹¹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36：「元嘉元年（424），求那跋摩經師子國而到廣州。尼眾想請他授戒，他要等外國尼來，滿足十數。後師子國的比丘尼來，建業的尼眾再受戒。錫蘭的戒律，是被中國應用了；但不久就被禁止再受。」

¹²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36：「永明中（483——493），摩訶乘在廣州譯出《五百本生經》，《他毘利（譯義為「上座」）律》，這無疑是錫蘭的。」

¹³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36：「永明六年（488），僧伽跋陀羅從海道來，在廣州譯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，為銅鑠部的律釋。有名的《眾聖點記》，就是從此傳出的。」

¹⁴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36-237：「梁僧伽婆羅，在西元五一五年，譯出《解脫道論》，這是銅鑠部的要典——覺音《清淨道論》所依據的。錫蘭的佛教，不能說沒有傳入中國，但比起罽賓來，缺少精深的義學，微密的禪思，終於為中國佛教所遺忘了！」

¹⁵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40：「唐義淨在武后時（700——710）所譯的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等，是有部的新律，與西藏所傳的一致。但在四分律宗完成的當時，很少人去注意他。」

¹⁶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40：「真諦譯的《律二十二明了論》，是正量部的律論。」

以過去所譯的，與赤銅鑠部律作比較，在組織方面，可以理解律部的成立過程；內容方面，可以發見釋尊的「依法攝僧」，制立僧伽律制的原則與實施，更能從部派分化，理解適應不同地區民情而有所差別。

3、探求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間的通道

三、探求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間的通道：佛法本來是一味的，因根機、傳承等而有不同的開展。我國以「大乘佛法」為主，一向以巴利語三藏等「佛法」為小乘。然深一層探究，大乘甚深義，本於「雜阿含」——「相應部」等四部阿含；而十方世界有佛，菩薩波羅蜜多廣大行，是從「小部」——「雜藏」中來的。¹⁷我國佛教界，應依巴利語三藏的華譯本，探求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的通道，互相尊重，現在佛教已進入世界性的時代了！

四、結語

巴利語三藏，傳入錫蘭，又傳到緬、泰、高棉等地區。巴利語有語音而沒有書寫的文字，所以各地都用當地的字母，寫下巴利語三藏；近代又有英文、緬文、日文等譯本。

《南傳大藏經》，就是日文的譯本。從昭和十年到十六年（西元 1935——41），由「高楠博士¹⁸紀念會」譯編刊行的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國曾發起《普慧大藏經》，編有依《南傳大藏經》而分別譯出的部分。抗戰勝利，太虛大師東還，提議改名為《民國大藏經》。依日文翻譯部分，主張依錫蘭巴利語本，參考英譯本而加以訂正。¹⁹由於政情的急劇變化，不能實現全譯與刊行，對中國佛教來說，真是一大憾事！

現在，菩妙法師發起來翻譯印行，真是太好了！我一心祝願，願譯藏的完善而能順利的完成！

¹⁷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869：「雜藏」，本是附屬於「經藏」的。而有的把「雜藏」獨立起來，成為「四藏」。「雜藏」中，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，多完成大部。波羅蜜多——菩薩譬喻所引起的菩薩法，附在裏面，如《增壹阿含經》「序品」所說。立「小部」或「雜藏」而附屬於經藏的，仍用「三藏」的分類。不立「雜藏」的說一切有部，部分（《法句》等）傳誦在「三藏」外，部分——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，編入律部的《藥事》、《雜事》等。」

¹⁸高楠順次郎：（1866——1945）日本佛教學者。廣島縣人，舊姓澤井，號雪頂。屬真宗西本願寺派。曾遊學牛津大學，從穆勒博士（Max Müller）研習梵文、印度文學、哲學、比較宗教學。復遊歷德、法、義著名大學。歸國後任東京大學文科講師、教授，兼任外語學校校長。東大退職後，任東洋大學校長。大正十年（1921）與渡邊海旭著手出版大正新修大藏經，共完成百卷。其後主編南傳大藏經六十五卷，刊行現代佛教雜誌。

¹⁹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，p.123：「抗戰期間，上海編修《普慧大藏經》，後經太虛大師改名為《民國大藏經》。據我所知道的，（由印度）南傳的教典，已全部譯出，編入大藏（已印出兩三冊）。他們是依據日譯本，分由夏丏尊等譯出，有的譯為語體文。太虛大師以為：最好能依據巴利原本，參考英譯本，重新校正一下，成為一完善的漢譯本。」